

# 岑港回峰寺 古物件的发现

□胡连荣口述 孙和军整理

2002年9月或10月，当时我在舟山市博物馆上班。一天下午，岑港回峰寺的和尚达兴师特意带了一块砖找到我，说是在改建天王殿的时候发现的。我一看，这个砖上写着“昌国州”字号，很明显这是700余年前的元砖，达信师说寺里发现了30余块这样的砖。我问你们是怎么发现的？还有没有其它？他说没啥东西，只有一些破碗、碎盘子。

那天我开车把达兴师送了回来，到回峰寺时应该是下午4时不到。这里已经是一片平地了，都在建设。我一看师傅拿出的各式碎瓷片，初判有魏晋南北朝的、唐代的、宋代的，那会我挺兴奋的。

有个带班的涨次村陈姓工头，比我大10岁的样子。我问他这里是寺基老位置吗？他说是的。我看了看周遭，发现有点不对劲。怎么出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寺院和尚用的半个钵钵至少也有1500年了，是浙江越窑外销的青瓷。因为只有半个，我很难判断它是东晋的还是西晋的，两晋相差不到60年。我觉得有点奇怪，总觉得这里不是最早的原址。我转了一圈后说，寺院原址应该在毛竹林水库那边。

陈姓工头马上吃惊了，他说那里是岑港土名叫老庵基的，相传有2000年历史的。

我说你们往西看，这个位置风水不错的。老庵基就在一座周围最高的山麓下，左右两边各有山岬伸向海，好比两臂拱卫老庵基所在的山麓。老庵基坐东南朝西北，西北就是里钓、富翅和册子连绵的岛屿。古时佛教也好，道教也好，凡人都有下辈子去西天的意愿。这是我判断的依据。

工头又介绍说那地方曾经出土过一个火烧制的泥陶人（舟山土话叫“瓦火卵”），他用手比划一下大概是35公分周长。可惜砸碎了。我马上想到了汉代的陶俑，要求他把这个经过说一下。他说，当时岑港水泥厂需要用红土做原料，在这里挖红土的时候挖到的。

挖土人把那个“瓦火卵”放在旁边，放来放去就是放不稳，一直要倒下来，大家也不懂啊，就把它打碎了，当垃圾扔掉了。他说这里还挖出了两串铜钱，他用手比划大概像个小脸盆那么大的两串，串绳还是很白的。因为是铜钱嘛，农民看到以后就去抓了，结果一抓就断了，变灰了。我说陪我再去看，当时艾草已有一人多高，我就趴在工头说的位置周边找，居然也让我找到了十几个，有几个还是粘连在一起的。

我一个一个地捡起来，不像工头说的都变成了灰。其实这里有个金属还原的道理。出土之时，它马上氧化了。但在外面经过日照雨淋，时间一长又还原了，所以这些钱币现在还在市博物馆。前期由我整理，后期请钱币学会的盛观熙专家鉴定后，认为是东汉晚期的五铢钱。同时我在这个周围又发现了汉瓦、汉砖，还有盖房用的8个方形石柱础，长宽均80公分，厚20公分。从两个石柱础之间的距离（6米以上）来看，当时房子间距是很大很宽敞的，上面就是老百姓的山地。从这些出土的古物来看，说明早在东汉晚期这里已经有了宗教场所。

所以我在自己办的一个古越昌国史迹博物馆里面，称它为鄞州最早古刹。因为这一带前面就是海，男人出海捕鱼，为了祈求平安，敬畏自然，当地群众可能会去放些东西供奉一下，所以就有了较早的民间信仰场所。从考古角度来说，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一个宗教场所，后期经过了多次演变，到了晋代，已经很明显出现了寺院和尚用的钵。

我判断，也是在晋代，那个宗教场所就从老庵基开始搬下来，导致这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瓷片，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到宋元各时期都有，所以我说古代岑港一带可能蕴藏着舟山、定海一部很好的历史。很奇怪，就是没发现明代的的东西，而清朝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又出现了。因为我能看出来每一个瓷片的年代，他们几个民工称我为江西珠宝客人，为了考我，工头问我“人头”认得吧？我说让我看看我就会认得。

工头叫一个年轻的民工在天王殿右前方一米多深埋的地方挖出来一尊像芋芋头一样的头像，我开始用自来水清洗，一边洗一边心跳加速，我知道这是一件宋代的石刻。民工不识货，当垃圾填埋。我在想怎么把它带回博物馆进一步鉴定研究。工头说你不懂了吧？我随口说了一句没关系的，我们博物馆有仪器啊，我拿去测一下，明天就告诉你答案。工头很爽快地说，你尽管拿去。

当时舟山是没人会鉴定的，就我一个人在搞，所以我把这件头像又拿到省文物局，听了劳伯明专家鉴定。劳老师从石雕工艺、风格等方面认真看了后，同意我作出的宋代石刻佛像的认定。至于这个头像人物是谁，

他说他不懂。回来后，我用红黄布包好，装在一个木箱子里。2003年我把石刻头像带到普陀山隐秀庵，找到了净旻法师。法师看了那尊头像以后马上点了三支香，什么话没说就拜了三拜。他说了句阿弥陀佛，胡馆长，您做了件大好事！这就是天台宗的祖师爷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是隋炀帝的师父，隋代之前有个陈国，智者大师俗姓陈，荆州华容人。石像上缠着一块纱巾是智者大师的特征。隋炀帝拜师之时，天下着鹅毛大雪，雪落在师父头上都会冒烟的，隋炀帝担心师父受冷，就把自己的纱巾裹在了师父头上，所以这是智者大师一个最典型的标记。

净旻法师后来发了一篇文章，日本的一个学者赶了过来，到舟山博物馆专门来参拜研究这尊智者大师。当然也有其他研究者认为是元代的八思巴帝师，或泗州菩萨。

明代舟山海禁，岑港回峰寺就搬迁到了宁波镇海，这个佛像因为是石头做的，搬迁有困难，也可能二三百年来就倒掉了，只剩下了胸以上的一部分，石像的身体部分至今没有找到。

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有三个“回峰寺”。明洪武年间这里搬迁后，按照舟山风俗，当地老百姓一定会把本地寺院的香火带过去，舟山民间一直都有“某某庙界下某某人”的说法，就像人出生地址一样。镇海那个寺叫正觉禅寺，位于龙山镇方家河头一带，这一带跟舟山人渊源很深。

今天查证了一下，正觉禅寺所在龙山镇以前属于定海县（清以后的镇海），现在属于慈溪市。宋宝庆志卷十九定海县志第二记载，正觉院列属教院。周广顺元年（951年）置，名回峰，宋治平二年（1065年）改正觉院。

到了清康熙舟山展复以后，一部分人渐渐又回来了，所以就有了康熙年间的东西出来。到乾隆早期时，百姓的香火出现在双桥紫微狭门山谷内原本就有的古寺（相传宋高宗曾经在此藏身过）。在康熙版《定海县志》中，紫微图里标注的还是回峰寺；在光绪版《定海厅志》中，紫微图标注的是迴峰寺。而康熙版的岑港香图和光绪版的岑港庄图里标注的分别是迴峰寺和回峰寺。说明紫微的迴峰寺是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定海县志》刊印之后的某一年（包括乾隆时期）延续了岑港迴峰寺的香火，之后才形成了紫微、岑港里外两个迴（回）峰寺。

从考古角度来说，岑港2000年之前通过海上丝路，就有这个宗教场所。

康熙《定海县志》是这样记载岑港的，“以两礁夹山，故名岑；以海尾冲入，故名港。”岑，崖岸。其实，汉朝就已经是避风良港。古时，岑港作为重要的军事、通商港口，有六国港口之称，曾吸引各国客商名士在此逗留，各国往来商船云集于此，热闹非凡。

东越王是西汉武帝时期分封的一位外臣国王——余善，统治东南丘陵地区。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郢打南越，导致西汉军兵临闽越国，闽越王郢遭闽越宗室余善弑杀。事后，西汉撤军，汉武帝立未参与入侵南越国的繇君丑为繇王，令其统治闽越国。然而，弑杀闽越王的余善早已受到闽越国贵族的支持，威行于国，丑并无实权。因此，武帝只好另外册封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立。而实际上，东越王真正继承了闽越王的权力。

汉武帝元鼎六年（111年）。余善得知西汉将军杨仆有进攻闽越国的企图，刻“武帝”印玺，拥兵自立为东越武帝，结束了与西汉的臣属关系。

东越王余善反叛，大汉朝廷派遣四路兵马讨伐。横海将军韩说率领句章水军从浦东海道起程，南下包抄。次年，东越王族谋杀了余善，投降了汉朝。韩说的哥哥叫韩嫣，是汉武帝的宠臣。

浦东海道就是今天岑港的锭次、涨次一带。

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台州人曾旌海上聚众起义，杀死了鄞县、贸县、句章3个县令。甬东（舟山）这边的游港（猎江）、岑港（巡港）、洋山（三姑）和浦门先后设置武装力量。

这几个典故可见证，岑港一带港口条件很好，在汉代就是军港了，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沿着岑港涨次海岸建起的2000年前的宗教场所也就有了依据。因此这里可以称“古迴峰寺”。

至于《题迴峰寺》这首诗到底谁写的，写给哪个迴峰寺的？各有各的道理。我个人认为是王安石写给岑港迴峰寺的。

山势欲压海，禅肩向此开。  
鱼龙腥不到，日月影先来。  
树色秋擎出，钟声浪答回。  
何期乘吏役，暂此拂尘埃。

# 这座千年古刹鲜为人知 竟藏有世间罕见的奇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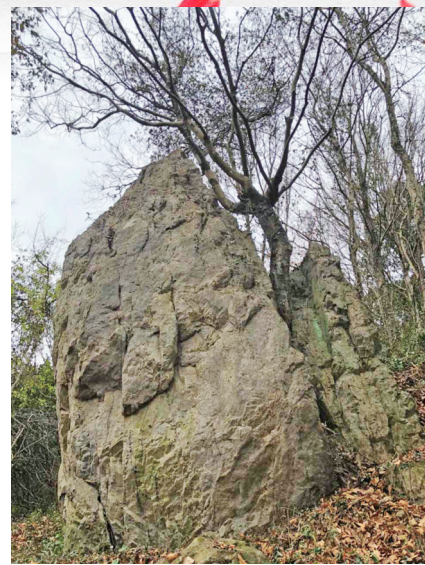
□记者 邵晓宇

深山藏古寺，远水隐高僧。在白泉镇米林村岙底陈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古寺——翠萝寺，虽说名气不大，却有着1000余年的厚重历史。曾经它气势恢宏，“千柱落地”“千僧供斋”，如今偏隅一方，只剩下寺院后山的奇石相伴左右，低调述说着那段沧桑历史。

沿着山路前行，林木森森，幽深处便是翠萝寺。寺院坐北朝南，面积虽小，但五脏俱全。与其说这里是寺院，更像一个幽静的四合院。正殿为大雄宝殿，庄重肃然，东西两侧均有配殿。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匾额、楹联，都蕴藏着一种禅意之美，在阳光映衬之下被赋予独特的韵味。我们在安详静谧的时光里游走，探寻着古寺深处的历史印记。

据史料记载，翠萝寺初建于唐开成年间（836年—840年），原位于金塘岛之翠萝山下，会昌年间（841年—846年）被废。五代时（907年—942年），吴越王钱鏐信佛教，下诏重建，一度香火兴旺。延续至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因海禁，寺院被废弃。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由信众发起，将翠萝寺移址白泉岙炭山重建（今白泉镇米林村岙底陈）。

相传，寺内曾有一镇寺之宝——铜钟，为吴越王钱鏐所赐。寺院迁移之时，也被一并带到了这里。“那口铜钟历史悠久，非常有名气。当时除了赏赐铜钟，吴越王还赐了‘奉国’匾额，又被



位于翠萝寺寺院后山的奇石

称为‘金钟寺’。”舟山市历史学会理事余恩伟说，寺院搬迁至此，几番扩建，香火鼎盛，彼时炭山境域的山林、田地多属寺庙之产业，足以可见当时寺院规模之大。

岁月流逝，当年的古钟早已不复存在，但“翠萝金钟寺”的美名一直流传下来，现在寺内留存的铜钟是2010年信众自发捐造的，敲击之下，梵音阵阵，浑厚绵长，如同倾听着历史的回响……

在翠萝寺的悠久历史中，还有一物

不得不提，就是位于寺院后山的奇石——石笋。据康熙《定海县志》载：“白泉岙炭山，县东北二十五里……岩石森峻，山有石笋，古翠萝寺寺址在此……”

那么，这石笋究竟是何模样，又有何奇特之处？我们在后山艰难地前行，距离寺院四五十米处，一块呈锐三角形的巨石巍然屹立在眼前，高约六七米，顶端是尖的，通体呈锥形，俨然是一株挺立的巨大石笋，石身依稀可见曾被密密麻麻的藤蔓、枯叶覆盖的痕迹。一旁，另一株石笋在上世纪60年代，因当地村民在开山置田时而倒塌毁废，不禁可惜。令人奇怪的是，石笋兀立的四周并无其它石头，显得孤零零，难怪古人称之为奇石。

掩映在一片茂林修竹，苍岩碧涧之中的翠萝寺，也因奇石的存在，平添了几分传奇色彩，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明代陶应征诗云：“廿里行来别有趣，天分好景引清吟。一行飞鸟通琳宇，千尺游龙耸翠岑……”晚清名贤朱绪曾纂《昌国典咏》时曾到此一游，留下了意蕴隽永的佳句：“钱王铁塔宋铜钟，龙象销沉浩淼中，石笋插天青不改，薛萝影里话诗翁。”

佛光禅影，回溯千年，繁华落尽，留给后人的是寂寂的沉思。如今，这座古老的寺院以另一种风貌继续流淌在历史的长河里，成为众人在俗世彷徨中寻找心灵皈依之所。

# “耿到骨子里”的舟山籍廉吏

□孙峰

说到耿直，明代的舟山状元张信，算是一个典型。这位舟山唯一的状元，因为坚持原则，不肯更改科举考试的录取名单，得罪了皇帝老儿朱元璋，丢了性命。这算是一个“耿到骨子里”的舟山籍官员。

同样是在明朝，还有一位舟山籍官员，被写进地方志，也是因为“耿到骨子里”了。这个人叫彭时宪，他的事迹记载在清代康熙年间的《续定海县志》。实际上康熙初年的定海县，指的是现在的宁波镇海。当然，当时的定海县管辖地包括今舟山群岛，因此他的事迹也被收入这本稀见的地方志中。

彭时宪，“舟山人，迁居郡城”。这位彭时宪原来是舟山人，后来搬到郡城，就是宁波府城。他是万历八年（1580）贡生，十一年被派到广东封川县（今属广东封开县）担任知县，这是粤西山区的一个小县城，他在当地做了很多好事。彭时宪后来辞官回家养老，封川县的百姓感念他的功德，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座“去思祠”。估计远在宁波的彭时宪还不知道封川老百姓如此念旧，

为他修建这个生祠。

后来宁波一个叫陈绍宗的人，有事到广东去，路过封川县。他看到一个祠堂模样的建筑，巍峨壮观，里面还有演戏和祭祀活动，十分喧闹。陈绍宗好奇地问当地人，这是什么祠？

当地人告诉他，这是彭公祠，是为了纪念封川县的前知县彭大人而建造的。他居官清正，造福百姓，处事公正，也从不冤枉老百姓，大家至今不忘他的功德。每逢彭大人的生日，这里就要演戏以祭。陈绍宗在祠堂里还发现一块介绍彭大人事迹的碑刻，里面记载彭时宪来自宁波，不禁暗暗为这位老乡点赞。

陈绍宗回到宁波，打听到这位老前辈彭大人还健在，于是恭恭敬敬准备好名片前去拜访这位百姓心目中的好官员。

彭时宪当时已年过八旬，但精神状态却很好。在陈绍宗眼里，彭时宪的形象为“幅巾深衣而出”，虽然年老，却依然身着礼服，言行举止犹如一位绅士，显得庄重又器宇不凡。陈绍宗把他在

封川的所见所闻说了一遍，彭时宪笑曰：“清正不枉民，此居官之常，何足思，何足祠。此必冒吾以享民食者，吾歿后当往彼以止之。”

彭时宪的这一段话极有意思。他不因为自己被人家建祠纪念而沾沾自喜，他认为一个官员，公正廉明，为民造福，那是本职所在，不值一提，也用不着他人感恩，建祠祭祀什么的行为，更是胡闹。他反而警惕地猜测起主事者的动机，是不是有人打自己的主意，以造祠演戏祭祀名义，想鱼肉百姓而谋私利？这样，他死了以后一定会到那个地方去阻止他们的企图。或许，这是一句玩笑话，但对于他人的赞誉，其自警自醒、淡然处之的态度，真是耿直到家了！

陈绍宗聆听其一席话，“知为有道君子，洵循吏也”，彭时宪绝对是善良守法的好官员。

状元张信的耿直，是面对权势压力的倔强不屈，这是一条硬汉。知县彭时宪的耿直，是面对褒奖和赞美的淡泊明志，毫不媚俗，这是一位智者。

